

丽江文史资料

丽江文史资料

第九辑

第九辑

丽江县

丽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丽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会编

2.2707964

157

:9

丽江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丽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月

责任编辑 和在瑞 李世宗

和心友 李植元

和 石 王丕震

牛耕勤

封面设计 和在瑞

丽江文史资料（第九辑）

出版 丽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 丽江市印刷厂

印数 1000册

准印 （丽资）字第027号

每册工本费 1.00元

目 录

滇川藏纳西文化考察(续)	戈阿干	1
访纳西族聚居地——盐井		1
访纳西族格西意西旺曲		15
在拉萨祭三多的旧俗		19
茶马道上的纳西商人		24
观看木土司向大昭寺捐赠的《大藏经》		28
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续)	和志武	33
丽江县文物收藏和保护	赵净修	54
打倒暴吏陈嘉荣事件简况	杨沛诚	62
抗日战争时期丽江人民支前运送军粮片断	木枝连	69
汉文化在丽江的传播与纳西族的第一首汉文诗	阿 向	71
李根源撰“和海楼先生暨黎夫人墓表”考释	王志泓	74
丽江杨穆之遗文一则	李植元辑注	77
请郭沫若书写和撰写丽江黑龙潭得月楼楹联经过	和士良	80
纳西丧葬古俗——超度	和即贵讲述 耕勤翻译整理	82
丽江洞经音乐调查	杨曾烈	114
解放前丽江摄影资料	吴积仁	139
丽江佛教圣地——文峰寺	和 湛	141
孝廉方正杨綽及其一门三举	杨尔鼎	147
和志钧先生事略	杨俊生	152
李汝炯先生在南京安度晚年	苏茂邦	155
周汝诚先生事略	杨杰升	158
和锡典事略	木耀钧	164
丽江县政协志	和克明	166

滇川藏纳西文化考察(续)

戈阿干

访纳西族聚居地——盐井

盐井概貌

盐井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南端，与云南西北角德钦县佛山区接壤。滇藏公路和澜沧江纵贯境内，自古以来为滇藏两地人民交往的重要通道。由德钦县城昇平镇逆沿澜沧江驱车往北百公里左右即可抵达。盐井原系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一个区，笔者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到盐井时，听区公所人介绍，该区已正式批准设县，但还正处于筹备中。全区有八千一百八十人，主要民族为藏族和纳西族。群众主要从事农业、盐业和畜牧业。旧时不少人从事马帮运输，涉足滇川藏乃至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地。近来又有少数赶马帮和从事汽车运输的人。

盐业为目前全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年产井盐三百多万斤，收入四十万元左右。井口全分布在境内澜沧江两岸。据芒康县委书记和林士（纳西族）介绍，两岸有二十四口大井，大小百十口，过去只用一些石头将井口围圈，一到涨水季节，井口漫水，生产停顿。现在各大井口皆用水泥围砌起来，一年四季都可以将盐水抽到盐田进行积晒。

盐井正是得名于这些大大小小的百十口盐井。过去西藏政

府叫盐井为“察洛”。而地方上的藏族则喊“察卡洛”，纳西人则喊“察卡”。不论是“察卡”或“察卡洛”，又皆系纳西语的地名称谓。“察”为食盐，“卡”或“卡洛”系“洞眼”或“有洞眼的谷地”。翻成汉语即“盐井”。据地方上的老年人讲，说最早来这儿采盐的正是纳西人。目前整个盐场中最大的三十四口井的称谓，也皆系用纳西语。纳西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到这里，人们已无法提供确切的年代和时间，有说八、九百年的，也有的说上了千年。这些说法并非没有根据。《羌族源流探索》著者任乃强对《西南夷传》中“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为名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一段记载，作了如下阐明：“‘昆明’，他书一作‘昆弥’。在羌语为雪山人之义（与‘多弥’同义）。《禹贡》所言雍州昆仑，为金沙江上游游牧部落。其族从哈羌盐海兴起。康滇界间澜沧河谷，地处喀哇革簸雪山下，有盐泉在江水下，冬季水落时即可汲取煎煮。羌名察卡绒，今为盐井县。昆明族居此很久，故常从水中取盐煎煮，行销于八宿、巴塘等地区，成为富盛的羌支氏族。”引文中的“察卡绒”一羌名，与沿用至今的“察卡洛”近音同义，很可能是作为羌支民族之一的纳西人对盐井的古称。

下盐井纳西族民族乡

在盐井的藏族和纳西族群众中，人们很熟悉这样两句俗语：“纳西素兴贺泽吉”和“居登桑加竹居”。前一句为纳西语，“素兴”为三百，“贺泽吉”为八十家，连起来就是“纳西三百八十家”，后一句为藏语，“居登”意纳西百姓，“桑加”为三百，“竹居”为六十，连起来为“纳西百姓三百六十户”。

这两句妇孺皆知的俗语，反映着早期纳西人在盐井的大概数量。现在的纳西族已没有这么多。有的已同藏族融合，目前，全区只有近一千左右的纳西人，接近全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这部份纳西族主要分布在下盐井乡。该乡座落在离盐场最近的澜沧江边，有一百五十八户，九百三十人，其中纳西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九，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另外，上盐井乡的格饶村，也有十一户纳西族共五十人左右。因为下盐井毗邻盐田，每户纳西族大都有三、五块晒盐场。

在盐井纳西人中，尚保留有不少民族文化遗风。“文化大革命”之前，妇女普遍穿花裙，不穿裤子，头上缠包头。凡是老一辈人都还能讲纳西话，而有的家庭，也还习惯把纳西话当家庭用语。住房与藏族一样，为土木结构的平顶楼房，打场设在房顶。犁地都用骡子，由两匹骡子拉犁架。

宗教信仰情况颇近似云南德钦佛山、燕门两地。东巴教、钵教、喇嘛教的存在历史已相当长久。喇嘛教中还有萨迦派。后来也传进了外来的基督教。这几种宗教开始接触在一起时，也曾出现激烈的矛盾斗争，但后期又逐渐形成调和共存的趋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经西藏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了下盐井纳西族民族乡。这天，上盐井格饶村的纳西族群众，也自发前来参加民族乡成立活动。盐井的纳西儿女，早已与藏族同胞和睦相处、水乳交融，而今由自治区政府批准建立民族乡，人们的心情格外激动，决心继续同藏族同胞手携手，为建设新家乡作努力。

东巴祭天与猪肩胛骨卜

盐井东巴按其村名，有“察卡东巴”和“堆吕古东巴”的

旧称。“察卡”和“堆吕古”系纳西语地名。过去，盐井的纳西族东巴们都有习惯到云南维西“阿那堆”去，向当地的大东巴学习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因为路程太遥远，一般都难能到丽江来。在盐井纳西族东巴中，曾出现这样一种做法：把纳西象形文经书刻在木板上，然后用糌粑（面团）压印出来。这部份印上了经文的糌粑块，在短时期内，既可以当做经书来吟诵，也当做祭品在供献。一些不懂得东巴经的人，只要给天神和祖先献上这种糌粑块，便视为向他们表白了敬畏之情。这种情况在盐井出现，一则可能受藏族本波和喇嘛用木刻板印刷经书或用面偶拓印经文或佛面的启发，同时还说明在远离纳西文化中心的盐井（从盐井到丽江过去步行要二十天），传递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之艰难。

与燕门、佛山一样，盐井的东巴们也只主要从事祭天活动。盐井纳西人有三个祭天群体，也有三个“美布当”——祭天坛，按其规模的大、中、小，有“哈迪”、“哈吕”和“好吉”三个称呼。祭天仪式的主要程序与丽江纳西族保持一致，也用两株黄栌青桐和一株柏木分别象征天、地、中央君皇。只是他们的祭天坛与面江一带的形状有所区别。丽江的祭天坛一般用松、柏之类乔木围圈，这里的三个祭坛皆用石头垒筑成一个圆周。这显然属于不得已的方式。盐井澜沧江河谷林木稀少，倒是有许多由江水从山上带下来的大小石头。这一被各地纳西人视为最神圣的古老的民族宗教礼仪，在盐井，一直保留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之时。比丽江多持续了近十年时间。

三个祭天组织每年各宰两头“诺窝崩”（祭祀用猪）、农历年初五、初八各宰祭一头。这些猪，轮番由该群体的人户喂养。因为每一群体的人户都比较多，猪也要求喂养得肥大一

些，一般都在一百五十到四百斤。养这些猪，同喂养别的猪还不一样，要特别讲究“洁净”，平时多喂一些酒糟，以防止它们乱蹦乱窜。临到祭祀时间，应于清早四点左右把猪抬出。宰祭猪时，不得用开水烫毛，而改用一种叫“本崩新”的灌木（这种树在下盐井的田埂、路边和江岸都可见到）树枝烧燎破过血的猪，然后泼上水。历经三、四十分钟，又用水将猪身泼洗白净。把猪献在祭坛上，东巴们就开始念诵祭词（目前有一些不是东巴的老年人还能吟诵）。祭祀仪式结束之后，由老年人先将该猪的肩胛骨砍下，连同肝脏、脾脏一起，请祭司进行卜算，以观看这一年的年时好坏，会不会出现冰雹、大雨、洪水和刀枪（指人祸）。目前，掌握这一卜算法则的东巴在盐井不复存在，但有些老年人尚能谈出若干内容。据下盐井老人王坤元（又名昆明曾珠，过去曾信奉基督教，但也参加过祭天活动。目前为盐井中学英语代课教员）讲，如果发现祭天猪的脾脏上有裂痕或凸凹不平之处，预兆着年内将出现刀枪；肝脏上的胆汁充足，则预兆着将会丰收。而这几样卜物中，肩胛骨上的标记又是起决定性的，脾、肝只作参考用。肝、脾、肩胛骨三者的兆头是否吻合，也视为重要。听到这一卜俗，笔者联想到陶云逵在其论文《么些族羊骨卜及贝卜》所详细介绍的云南中甸县白地纳西东巴以羊子的肩胛骨进行卜算一俗。陶氏曾指出，灼骨卜是渔猎或牧畜社会的文化产物；在亚洲东北，北部，以及中央亚细亚，康藏高原一带流行。二十四年前，笔者前去白地进行民族调查时，正好碰到一位仍保留有陶氏名片（柏林大学人类学博士）的白地纳西老人，谈起他如何作“羊骨卜”调查一事，记忆犹深。可是二十多年来，笔者就不曾听闻，纳西人除了有用羊肩胛骨作卜一俗外，还可取祭天猪的肩胛

骨当卜具使用。本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探得深一些，遗憾的是王老和其他盐井纳西人，已都不可能提供更多的情况。据王老讲，盐井纳西东巴用猪肩胛骨进行卜算这一古俗，对与纳西人毗邻而居的藏族群众也有深重影响。过去，藏族群众都要向纳西东巴询问卜语，从中探知来年的凶吉兆头。

在祭天之前，每个群体的人都要舂小麦饵块，进祭天坛的人，一般每户限在一人，由男性户主前往。这些习俗与丽江纳西人无异。

“木天王”的历史踪迹

明季丽江木氏世袭土司在他的强盛时期，曾与吐蕃发生若干次军事行动。沿着金江、澜沧二水将势力向滇西北、滇川边境与西藏东南边地扩张。在盐井一带，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西征时的一些痕迹。这些历史遗踪，据笔者这次所了解到的情况，有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沿途的众多“居宗”

“居宗”，系藏语，“居”意“纳西”，“宗”意堡垒，即“纳西人的堡垒”。在盐井一带藏族和纳西族民间，它已变成一个特用的专门名词，可见当时木氏“一程程一寨寨构筑堡垒”一事留在沿途各族人民印象中之深刻程度。这个专用词

“居宗”，笔者于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在云南藏区听闻。过去丽江纳西人通常称做“木老爷碉堡”。王坤元老人介绍说：“我去过西藏班达和小昌都，那一带现在也还有‘木天王’的‘居宗’。”下盐井善肯本村老人登尤（纳西族，五十七岁）过去赶马帮，曾两次赴拉萨，他讲：“‘木天王’的‘居宗’从盐井修到拉萨附近，沿途都可看到，有的被人拆除，但因为太

多，人们没功夫把它们拆完。”有关这一情况，笔者已在前边作过一些介绍，这里不再详述。不过木氏筑成这么多“居宗”，该花费了多少藏族和纳西族劳动人民的血与汗，我们不难再次想象。

二、“本逊”世袭制度遗留

“本逊”系纳西语。“本”意寨子，“逊”意官员。翻成汉语为“寨主”。当时木氏在某地得胜，为巩固被扩张的势力范围，也沿途建立村寨，或者让云南丽江等地纳西族百姓移居其地作居民，或者充任其寨主。仅盐井一个区，就以怡拉山为界，山的西边有加达、达雪、恩取、具居、戈达、瓦鲁、宗根等七个“本逊”；山以东有查理、那来、卧龙、恩秋、咱共、饶瓦、格瓦、加尼八个“本逊”。全区加起来达十五个世袭“本逊”。在盐井地界以外，属于芒康县范围内的尚有扎巴“本逊”、堆格“本逊”、格吾“本逊”等。另外，在班达、马利和松宗等地方，也有类似的“本逊”制度。

以上这些“本逊”寨主，自存在之日起就以世袭方式代代承传下来。木氏于明嘉靖四十七年（公元一五六一年）在丽江石鼓刻石记功，宣扬他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的一次战绩。刻文中有“功不著不足以成名，德不显不足以立身……贵而能忠保其世爵，富而能孝守其世官”等文字。“木天王”自身系长保其“世爵”的土司，这个“本逊”制度显然也按照土司制度的一套法规建置起来。过去，这些世袭“本逊”在他们所立足之地，也长时期“保其世爵”、“守其世官”，从政治经济、民事乃至军事上，都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很可能是当时木氏的“有功之臣”，以后的承袭者自然也要向木土司尽职尽责。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木氏都向中央皇朝朝贡地方珍

达”调录音。他也说过去曾听到过，但现在盐井已没有人会唱。

登尤老人说，盐井的纳西人是从“依古堆”（丽江）搬来的。他懂事时，“素兴贺泽吉”已只是一句俗话，真正的纳西已只有百十户，好些祖上传下的农田都荒芜着，没有人领种。但他说不清这是为什么。目前，他们家里还是讲纳西话，小孩也能讲。他只有一个女儿，是找一个纳西人上的门，现在已有五个孙子，都是男孩。这五个孩子都能操双语。过去他一直赶马帮，开始赶八匹骡子，接着就赶十二匹。运到拉萨去的大都是云南茶叶，运回来的是些从印度进来的英国呷叭布。从盐井到拉萨，单程要两个月，暑天进去，天气一转凉就得转回来。

登尤老人习惯用鼻烟。在他的胸前，挂有一串念珠与一具小降魔杵，说这是上辈留下给他的。

贡曲老人在谈及盐井纳西祖先的来历，与刚才登尤的说法不一样。他说的是来自维西。从两位老人的不同说法中推测，盐井纳西人既有来自维西的，也应该有来自丽江的。再作推敲，这两种说法又不算矛盾，因为维西纳西人也有从丽江迁来的。有可能他们的祖先先在维西居住，然后再到盐井。或者同时从两地陆续迁移而来。也根据这两位老人的说法，目前居住在下井盐一带的纳西人，很可能是明季木氏土司强盛时期来到这里的。至于最早在“察卡绒”采集井盐的纳西人，其时间应比木土司时代早得多。登尤老人先来到旺达从家，待贡曲老人也到来时，登尤已离去，他们俩事先没有在一起商量过纳西人从何处迁来这话题。

贡曲过去参加过祭天活动。他不曾担任祭司职，但也能念诵几段祭天词。他说这是从老人们的嘴上听惯了的，因为这些词

语好记也好念，听过几次也就记住了。笔者将他念诵的祭词录了音。其内容与佛山一带的大体接近。只是腔音略有出入。有关“猪肩胛骨卜”的细节，他同样也不能提供更多资料。

本迪大妈主要介绍了盐井纳西族的民歌。她说，盐井也有“默达”调，另外，还有一种叫“吐”的对唱民歌。一旦到过年的时候，盐井纳西人都喜爱唱这首传统民歌“吐”。她介绍过情况后，就试唱“默达”和“吐”。她虽说年迈花甲，但嗓音好，歌曲本身也很优美，只不过这两首民歌的藏味都很浓。

听以上三位老人讲的纳西话，比听德钦纳西话来要吃力，仅能听清百分之六十左右。要完全听懂，得请三位长者多作解释。据捉摸，语言中的词汇还大多是纳西语，但发音的藏腔很重。他们听我的语言又显得很不吃力。

旺 达 从 一 家

——一个多夫制的纳西家庭

在盐井访问期间，我住旅社，吃在旺达从家。通过对达一家人的接触，对盐井纳西人的起居饮食，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旺达从”是家名。“旺达”意左手（与丽江纳西话一致）；“从”意家。“用左手使力扔颗石子，扔到那儿，那儿的地盘就属于我这个家。”主人是这样向我解释他们这家名的。还说，这种“扔一颗石头占有地盘”的规矩，开初指着“分占盐场”。

当然，他们家现在已没有那么大的盐场。分盐田到户那年，队里分了四块到他们头上。这几年自己又围起了三块。一共也只七块。这盐田大都用石头和木架从江边顺坡垒砌起来，每一块的面积都不大，七块毗连一起，也不够用左手扔一颗石

子的。不过，这七小块盐田倒也给这一家人带来了不少好处。仅一九八四年一年，单井盐的收入就达一千二百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家用、送礼部份。一家人还种着七亩五分田，一九八四年的粮食收获有七千斤。他们主要是种植小麦、包谷和青稞。没有稻谷。家里还有两匹骡子、一匹小毛驴、两头奶牛、两头小牛、六口猪、十只鸡。骡子是犁田用的，有时也用来到远处山上打柴。母牛取奶作酥油，小毛驴喂大了拿来驮运。叫羊匹的二儿子过去开了十年手扶拖拉机，一年前到昌都学开汽车，现已毕业归来，打算过久就买一辆汽车。

一家老小三代八口人。最大的是叫白追的大妈，已五十七岁。除了二儿子羊匹，还有一个大儿子叫甲楚。哥 弟 俩 共 一 妻。妻子叫青里林增。这位年青的妻子已生下四个小孩，两男两女，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四岁。

白追大妈曾经也有过两个丈夫，也是一对从德钦松顶村到旺达从上门来的纳西兄弟。他们现在印度。其实，旺达从在印度也有了一大家子。两兄弟的名字分别叫达瓦和督基。他们双双曾经是白追的合睦丈夫，同时也养下了甲楚和羊匹这两个儿子。他们俩流落在印度也完全不是本意。一九五六年，兄弟俩赶着十一匹马骡，哥当“差本”弟做“马脚子”，托着茶叶，沿着祖辈一再蹂躏的自古被人称为“茶马大道”的马帮路去拉萨。后来，又从拉萨驮着一驮驮羊毛去印度。不料，他们还来不及转回头，西藏的事情发生，他们的马骡被人牵走，人也隔在了异域。好长一段时间，他们连一封信都没法向故乡的亲人投送，要想回来更是不可能。

那时，丢下的儿子甲楚和羊匹什么也还不懂。白追悲痛极了，有流不完的眼泪。她等了一年又一年，但连什么也没有等

歌。她是要把这个以女性为轴心的多夫制家庭旺达从守到老的。她告诉我，她的妈妈、她的祖母，和祖母的祖母……，都不曾离开这个家。她的妈妈活了八十六岁，一九八二年才离开她。她又说，她也会长寿，以后的世事，包括境外那一家的第三第四代人，她都相信还来得及目睹。这次达瓦回来，和她一起生活了一年，虽然又有离别的悲凉，但比起过去，对她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她对两个丈夫在境外又组织一个家庭的事，完全能给理解。她特地把他们一家人的照片连同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放在一个玻璃框里挂在火塘边的板壁上。她伸出手，先向我介绍谁是她的达瓦，谁又是她的督基，也把他们的第二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一一作指点。她相信，这四个孩子也会喊她“阿妈”的。他们不会把这个规矩扔在远方。

她的媳妇青里林增相当能干，两个儿子也很和睦。媳妇一早一晚都要跑盐田。一回到家，喝上两碗她热在火塘边的油茶，吃完一块麦粑粑，又到地头忙农活去了。甲楚虽然还不能说话，但眼下正值收种时节，也成天没有把板凳坐热的时间。他们的麦地已经全部收完，该下种的包谷也已经落地，这几天正忙着在房顶打场上脱粒。澜沧江峡谷常有不测云雨，他们得抢粮食进仓的时间。羊匹在打场上有把握地告诉我：“今年的粮食会超出去年的七千。井盐增加了晒场，也要突破去年的一千二。”我说：“那么你的汽车也快了！”他一听就笑。

这一家最闹腾的要算四个孩子从小学校和托儿所里回来的时刻。他们有的扑在奶奶和妈妈的怀里亲昵一阵，有的跟两个爸爸要点赖皮，有哭声，很多时候是笑。

访纳西族格西意西旺曲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笔者前往罗布林卡参观。“罗布林卡”翻成汉语为“宝贝公园”，系达赖喇嘛的夏宫。在主要建筑“永恒不变宫”里，尚能见到保存完好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会客室，经堂宝座和他母亲的下榻处等。在经堂宝座两侧，有两大堵整壁的极为精美的壁画。内容包括从西藏远古的神话传说时代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与第十世班禅喇嘛的情景。在“永恒不变宫”的四周，有绿草坪，有各种花木。玫瑰、罌粟正在开放，苹果、花红果实垒枝。每到节日，很多拉萨人都到这块草地上支起帐幕，在一起欢聚一堂。

据说，罗布林卡最早的宫殿叫“乌叶宫”，建于一七五一年七世达赖时期。对此，拉萨人中还有一个近乎真实的传说。从前罗布林卡南侧淌着一条小河，它的水能治百病。但当时这里仅有一幢只有五世达赖洗浴治病时临时搭就的小帐篷。清乾隆年间，从康区理塘来的七世达赖患了一种病，历久不愈。驻藏大臣和藏医都很着急，都劝他到小河里洗浴一次。七世达赖接受建议，前来小河洗浴，结果身病解除。于是，他就在这里建了“乌叶宫”。为纪念“乌叶宫”的修建，后来的历世每年都要到宫前设宴邀请驻藏大臣，一起举行纪念庆祝活动。

有位藏族朋友得知我参观了罗布林卡，便问我：“你可看到了你们那位住在‘宝贝公园’里的纳西人，他还是位在著书立传的博士。”我听了不由一惊。以为是他在开玩笑。不料他把博士（即格西）的名字、住址一一说了出来。我这才置信不疑。

博士叫意西旺曲，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译小组主持工作。这个小组就设在“宝贝公园”里。第三天中午，我匆匆又去进罗布林卡时，正好又碰上藏族朋友。原来他的父亲也住在这儿。他一见我便说：“博士住院了。”医院在哪儿？我不由觉着扫兴。还好，博士去住的医院离罗布林卡不远。但是，当朋友把我领进医院时，又听一位护士说，意西旺曲刚刚出院走了。这真叫贵人难见面。朋友有事离开了我，我再次打听来到博士的住房前。这次没有再扑空。我一进门，便看到一位躺在床上的大个儿光头男人。然而，也还有一位西方中年女士，由翻译陪着，正向他询问什么。我说明来意后，只好在一旁静候。也许这位西方女人通晓“前客让后客”的东方礼俗，没等多久，便拾掇起旅行袋和手像机，向博士也向我行了个鞠躬礼便离去。据博士介绍，这是位奥地利学者，对西藏宗教可有兴趣了。

意西格西年方五十余，一尊高高的鼻梁，一付白净的书生面孔，虽然躺着，但看得出个儿特别修长。在他的床边，有个月台，他在上边摆满了各种型态的花盆花钵。一抹西藏高原特有的强烈阳光，正从月台窗口照射在他的床上。他的老家在云南宁浪县永宁镇忠实村。是个摩梭人。他没有忘记家乡的母语，也能讲藏语和汉语。他从永宁来拉萨已有四十五年，一九七三年曾取道丽江回过一次家。他有一个妹子嫁在丽江大研镇。一九八一年春，我曾到他的家乡作访，并在宁蒗县拜会过一个纳西（摩梭人）活佛洛桑益史。当我向他谈及这位活佛时，益西格西不仅认识他，还说他正是同益史活佛一路于四十五年前进藏的。当时，他进色拉寺，益史活佛进哲蚌寺。他与活佛也还同一属相。他们俩也一起在拉萨读到格西学位。